

光啓出版社發行

痲痺病童的救星

侯景文譯



侯景文譯

痲痺病童的救星

(原名：女中堯舜)

光啓出版社發行

KAREN

a true story told by her mother

Marie Killilea

translated

by

Rev. Joseph T. HOU, S. J.

編者的話

這本書是一位美國名叫瑪麗·基利萊亞的太太 (Mrs. Mary Killilea) 對治療她患小兒麻痺的女兒凱蘭 (Karen)，並爲引起社會人士對此病的注意，奮鬥經過的實錄。

當知小兒麻痺和癌症一樣，受社會這般重視，只是最近二十幾年來的事；以前不但沒有人注意，連醫學家對這種病所知道的也很少，更談不到治療和預防的注射了。所以以前患這種病的兒童，往往被視爲花柳的遺毒，遭人白眼，醫學界也很少有人研究；不是任其痛苦死亡，便是被遺棄在殘廢院中完事。

基利萊亞夫婦本是極虔誠的天主教徒——尤其是瑪麗女士；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教養兒女的態度，處處表現着真摯而又活潑的信德。自從他們生了這個患小兒麻痺的女兒，便啓發了他們對此症的深切注意。由他們本身的一切痛苦，念及美國和全世界患此病的無數男女兒童，認爲他們和她們，不但有被照顧和設法治療的權利，且和其他的國民一樣，有受教育及在社會上正式生存作事的權利；現在被人這般輕率地剝奪，實在不公平。因爲根據調查統計，只美利堅一國，每五十三分鐘便有一個這樣不幸的嬰兒出世。以號稱科學進步而又自詡民主的美國，竟對此熟視無睹，不盡最大的努力去研究，實在是美國的奇恥大辱。爲此他們不顧一切反對阻撓，奔走呼號，務期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他們不知爲此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不白之冤，終於喚醒了社會人士的憐憫：先由他們的所在地——黎城 (Rye Town) 成立小兒麻痺協會開始，進而普及全國，推及全球；最近我國及各國兒童得接受免疫注射，都是受基利萊亞女士奮鬥之賜。鄙人披覽此書時，甚受感動，不知洒了多少欽佩敬慕的眼淚。因思「母愛」固然是一般作母親的所共有的天賦美德；但像基女士這樣堅毅持

而且甘心自我犧牲的「英豪母愛」，實屬罕見；她那痼疾在抱推己及人的精神，尤為難得。故願將它譯成中文，以期作此澆漓社會之鍼砭與楷模。

原著為英文，書名 KAREN (a true story told by her mother MARIE KILLILEA, 1952 by Dell Publishing Co. 出版)，截至一九六六年已重刊至十版。一九五七年由 Jane Fillion 譯為法文。我是由法文參閱英文原著逐譯的。今將法文譯本的弁語轉譯如左：

「這種在美國由凱蘭溫而而樂觀的母親所慷慨創始的運動，在法國也引起了同情的響應；對運動神經衰弱症施行教育治療的協會 (L'association des Infirmes Mother Célebraux)，也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法國成立。地址在巴黎 (28, Place St-Georges, Paris 9^e)。這個協會將一切與它有關及所有願予以具體協助的人，聯合在一起，目的是為千萬法國的病患者，設法適應各種治療的方法，並散發一種小冊子，為能廣泛地使人認識協會的存在、活動和目的……」

這不過是舉一反三，聊舉一例；由此可見其影響之速且大，其他各國諒必皆有類似的反應。

我想此書，可以使有患小兒麻痺的家庭，學習忍耐和教育此等子女的優良技術；也可使任何讀者學習博愛助人，和忍辱奮鬥的精神；對家庭與社會，希望均不無小補。

譯者於一九六八年書于臺中光啓出版社



我的
週圍便有
了十二個
小孩兒和
五條狗。



我把她抱在懷裏，並不覺得
她有什麼掙扎！



我隨即問說：「
她乖嗎？」這是
自自幼稚園以來
，母親們慣有的
問題。



「注意！
我們已接
近森林的
空地，您
留神觀看
！」

當我回到起居室內，傑姆和喬治正高興地喝着大杯啤酒吸煙，而聖誕樹已巍然矗立在台座了。



這時會場死一般的沉寂，連咳嗽和喘氣聲都聽不見。



——我已經會走路了！——會說話了！——會念書了！——也會寫字了！——媽媽，我什麼都會啦！



「把木塊向水中投去，勇士」奔去尋找。



女中堯舜

目次

第一章	三
第二章	一一
第三章	二八
第四章	三二
第五章	四〇
第六章	四七
第七章	五八
第八章	六九
第九章	八一
第十章	八六
第十一章	九七
第十二章	一〇七
第十三章	一一四

第十四章	一二一
第十五章	一三〇
第十六章	一三三
第十七章	一四〇
第十八章	一五〇
第十九章	一五七
第二十章	一六六
第二十一章	一七二
第二十二章	一七九
第二十三章	一八五
第二十四章	一八九
第二十五章	一九八
第二十六章	二〇八
第二十七章	二一四
第二十八章	二一九

第一章

我的女兒一來到世上，便像一位貴公主一般，被十一名宮廷侍衛敬謹接待着；他們的年齡，自二十四歲至六十歲不等。初生的小女孩兒，很少受男士們這樣注意的，也不會受這般用心的注意檢查，這般惹人驚奇。

這十一位侍衛，對無數其他初生嬰兒的可愛，好似無動於衷。凱蘭爲他們，真是一個自創造亞當厄娃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蹟。

可是其他初生的嬰兒不都是同樣的情形嗎？

這麼多人聚集來看這個每天都遇到的奇蹟，是因爲我這個小公主報告了她來臨的日期以後，竟遲遲其來的讓我們等了她十五天。好似演戲一樣，台景都佈置好啦，執事人員也都就位了，演員也準備好了要演的角色：觀眾幾乎要鼓躁起來，她這時方才出台。雖然如此，還是比預定的時間早了差不多三個月哩！

這些侍衛中的十位都是醫生，第十一位也可說是；他是我請來的一位神父，不是人靈的醫生嗎？如果照我們所預料的，凱蘭只是在舞台上曇花一現，不能正式表演，那末傑姆（Jimmy 她的丈夫）和我都願使她立刻受洗，以便直升天堂。

凱蘭是在中午前幾分鐘落生的。身軀奇小，還不足二斤，從小腦袋到她奇小的腳，只有二十三公分。然而在出生時，却出人意外地進出了強有力的哭聲。

人們把我運回我的病室，日光在印花窗幔上，在光滑的桌面和靠椅上飛舞着。護士梳了梳我的頭髮，用緞帶紮起來，然後向我說：「現在我給你擦點兒雪花膏，在鼻尖上撲點兒粉，再塗些口紅。」隨後她便離我

而去了。我明白了我的一位朋友所說的：護士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哩！

我平臥在床上，浸在幸福裡。然而這幸福却像玻璃球一般的脆弱；我覺得一舉手一投足便可使它粉碎。我更感覺幸運的是想着傑姆不致像去年我們的次女死時那樣痛苦了。今天既是顯了一個奇蹟，我便小心保持着，我的寶寶那有力的哭聲給我帶來的愉快和驚奇。

我那飄浮遊蕩的思潮又落到我的小孩身上，她長的真是像我；我很希望這個嬰兒像似傑姆才好。我半醒半睡的悄悄說着：「女孩子常是像父親的呀！」

如果凱蘭酷肖傑姆，那該是多麼妙。我丈夫有一副甜蜜而堅決的長面孔；一隻「巴里模」(Barrymore)的鼻子，一個中有深溝的堅強下顎；一對深陷而微鎖的天藍色的眼睛，高高顴骨和耳朵都十分完美。

凱蘭的頭髮如果柔軟而密，那她便能適應任何髮型了。還能有更美麗的少女嗎？

我們雖已結婚六年，但我一想起傑姆，我的心便跳躍起來。當我答應他向我求婚時，我深知我的眼力不錯。

這時我聽見有人輕輕扣門，我睜眼一看，見傑姆正在門口遲疑，手中拿着一個長紙筒，按照普通的習慣，由他拿的那六尺長的玉簪，活潑而鮮艷的顏色，我立刻便猜透了他那作父親的快樂。

他直向我奔來，把花放在我床脚那一端，將我擁抱在他的臂間，向我說：「你比往日更美麗了！」於是坐在床頭，將我的一隻手握在他雙手內。

這時又有扣門聲，我答了一聲「請進！」我們的大夫甘第博士(Dr. John Gundy)便走進來。

「您覺得寶寶怎樣？同瑪莉一樣美嗎？您好好地數了她的手指腳趾嗎？」

「一定，一定，她有一對藍眼睛……」他微笑着問道：「您還想知道什麼？」

他坐在我床的另一端，我期待着他表示驚奇。

我笑着喊道：「天哪！這就是您要向我說的話的全部嗎？」我知道他不能分享我們的興奮。

傑姆站起來，拿起紙筒來遞給我，我把它打開，正是我所期待的一束雪白的玉簪和鮮紅的玫瑰：「美麗極了！傑姆，快過來擁抱我……」

甘大夫把紙筒拿開，放在桌子上。

我帶點兒嘲弄的口氣說：「我看你們很鎮靜：再沒什麼可說的了嗎？」

傑姆於是坐在我身邊，握住我的手；甘大夫却把肘挂在我床腳的欄上。

我問他說：「你曾見過這樣小的嬰兒嗎？」

他莊重地看着我說：「從來沒見過。瑪麗，當你梳洗打扮的時候，我和傑姆談了一會兒話。」傑姆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

甘大夫溫和地向我說：「瑪麗，你要知道，凱蘭還沒有脫離危險。我剛才向傑姆說了，我們是老朋友，我認為最好誠實坦白。讓我給你直爽地說明凱蘭能生存的幸運。」

我沒有想錯，玻璃球是嬌脆的：只消幾句話就足以使它粉碎。

我登時出了一身汗，感覺室內的氣壓加重了起來。傑姆站起來。我很奇怪他動作的那樣緩慢，我隨即明白了他的動作決不是無因的。

我見傑姆面色蒼白，目不轉睛地釘着甘大夫。我忽然記起來了，他進門時的那種蒼白曾使我震驚。

甘大夫開始以鎮靜的聲調說：「就如我向傑姆講的，小產的嬰兒都是不正常的，生命的運氣大部繫於他們的體重。凡生下來不足五斤的，那怕是足月，都可視為早產。」

傑姆點了一支香煙，放在我唇邊。

甘大夫繼續說：「應當等一兩天才能曉得她呼吸是不是正常，是否吸收食物。」

我問道：「還能怕什麼？」

傑姆向我說：「親愛的，須要等幾個月才能確定她的視官是否正常。就如甘大夫向我說的，我們要有一場真正的奮鬥哪！每一公分便算一場戰鬥；每一公斤便是一場大勝利啊。嬰兒現在的情況可說是最好的，她有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活下去的希望。」

我們的談話延長了差不多一小時，甘大夫隨後站起來；事情雖可悲，但他的坦誠和他的信心使我能安心。他臨走時說：「有三位護士按照我的吩咐輪流守護着凱蘭；我本人一會兒也要去照看。」

以後我由於偶然的機會，發現我們的醫生在凱蘭的床前，尤其是夜間，要消耗很長的時間哩。

醫生走了以後，我轉向傑姆說：「我們有甘大夫這樣一位醫生是多麼幸運哪。如果世間有人能拯救寶寶的生命，那無疑便是他了。他已用了他全部的精神；我們熱心祈禱着，希望有一天她能粉紅而圓胖的由此出去才好。」

傑姆很有信心地說：「我想一定。」

我住在產科病房的日子很麻煩。每次聽見走廊裏有小車推過，我便爲凱蘭擔心好像一枚氫氣彈一樣。人家談話的聲音大一些或脚步重了一些，在我想來都帶有危險性。

在產科病房裡每天早晨五點一刻搖起床鈴，較比其他部分早一些。起床鈴在產科病房裡並沒有什麼悲哀的感覺；反之，倒像報告新的一天或一個新生命開始一樣。

在五點至六點之間，便把嬰兒給他們的母親送去。當我在那裏時，常聽到在走廊中推動搖籃的聲音，在

每間病房前停止。當他們經過我的門前而不停止時，我便向自己說：「我們應感覺幸運，凱蘭必然仍活在人間，也必逐漸增加了一些體重啊。」但在二十四小時有六個乳嬰經過哪，每次我必那樣想着。

我急於要看看我的女兒，那怕是隔着玻璃呢！在她生後四天，八月二十二那天，我們母女會面了。

我被人小心地修飾了一番，頭髮用一條綠色絲帶紮起來。我很困難地掙扎着起來，將我全身的重量靠在護士身上，坐上一輛輪椅。那時還沒有使產婦臨蓐之次日即行試步的習慣。

護士雖極溫順，但有點兒不放心，便把我的輪椅直推至育兒室。育兒室的隔扇是玻璃的，中有一門，日光由好多窗戶照滿這寬大而愉快的大廳，牆壁是淡黃色的，浴盆和襁褓洗滌器在右首裏面的角落裡。嬰兒們的搖籃排列成四行，左邊正對着我坐的地方有三個玻璃橢圓罩，罩在金屬框上，裝有管子 and 格子是藝術的暖房。

護士白雅 (Jackie Bayha) 眼含微笑，下頷蒙着紗布，把我的女兒介紹給我，用手指着最近的暖房。我掙扎着從輪椅中出來，又興奮又膽小，第一次俯身注視我的寶寶；由下顎至脚都用棉絮蓋着。我注視着她實感驚震。她竟是那般渺小！我看着那個紋絲不動的小身軀心想：「這般渺小的東西怎樣還能活着？她還沒有瑪莉的洋囡囡的一半大。」我屏息仔細觀察，設法看出她呼吸的最輕微活動，我相信看到了她胸部的起伏。我以審美的觀點察看，我從來沒見過一個這般完美這般精緻的小東西！我真是饑涎欲滴，多麼希望接觸她，把她抱在懷中啊！

我必是站的工夫不少了，因為我頓覺衰敗無力；我不得已掉轉了視線而又回到輪椅上了。護士把我推回房間，幫我躺在床上，於是出去拿來一杯苦飲料，才使我恢復了精神。我獨自靜臥著，閉上眼睛，細心思量着寶寶面容的各部。

又過了三天我便回家了。但在出離醫院以前，我在玻璃外面站了好大的工夫，努力把我女兒的線條深深地印在腦海中。我曾向一位護士提示，凱蘭的頭部比我早餐時所吃的橘子大不了多少。

她說：「實在不錯，她還沒有我昨晚爲我的晚餐所買的一塊烤肉重。不過要耐心等待着。不久她便要像一隻小肥雞那樣重了！」

醫院爲某些人是一個馴服悍盜的樊籠，在那裏如同囚犯一般的拘留着他們，在放出他們以前，割去他們的盲腸，扁桃腺以減輕他們的痛苦，或是恢復他們在一場重病或一次手術之後所喪失的幾磅肌肉。可是醫院也像森林的羅賓漢（Robin Hood）一樣，重新建立均衡，把他由別人所取來的，送還給原主。這樣一位母親，由一位護士陪伴着，懷中抱着一個甜美的小包裹走出來，便把一切痛苦都忘懷了。

不過護士和羅賓漢相似之點只止於此；因爲羅賓漢是高興給，護士們却很勉強……這是證明她們完全不信任青年母親的能力；照她們的意見，是更好回到病床上去，安安靜靜地接受祝賀。

據說我們的老祖母們都是在家裏生孩子，用些個沸騰的熱水盆圍繞起來——我不懂那些熱水能有什麼用，我在醫院中也從未見過——她們沒享受過帶着嬰兒回家的那種大幸福。

我現在還覺得，當我們帶着我們的小瑪莉回家時，我和傑姆是多麼快樂。傑姆對玩足球是那樣敏捷，對抱持嬰兒却是笨得要命，不過仍是深深地自豪哪。

我現在還記得，那已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我覺得又奇怪又平常。傑姆把暖氣推到了二十五度。結着彩帶的搖籃在我們的大床傍邊。一大堆襪襪堆在公事桌上。在洗澡間滑粉石和乳酪佔了傑姆的剃刀和面刷以及我化妝品的位置。天平上了餐桌，小澡盆在我們的大澡盆內……真是亂七八糟。可是屋內還有一細小孩兒哪：這不是奇事嗎！

瑪莉正等待着我們。在路的轉彎處我見她在草坪上正同我母親在一起。我從來沒有像這次看見她們這樣高興過。我母親真是一個美人，巧小而玲瓏，態度和藹而莊重，一對傳情的黑眼襯着無比甜蜜的小嘴。她的頭髮自二十四歲時已經白了，那天她閃爍着貞潔的光采。瑪莉刷洗的很整潔，一塵不染，好似一束鮮花一樣；我想我母親保持她這樣清潔實在不易，因為她非常矯健活潑啊。我也記得燠和的日光使得松樹，新剪的草坪和水池，都放射着清香。

馬車一停住，瑪莉便掙脫了外祖母的手，向我們跑來。但她突然站住向我注視着；並非看着我的臉，乃是我空空的手臂。從幾個月以來，我們便一再重複地向她說着，要把誕生的寶寶送給她，她要負責照看她。我曉得傑姆爲避免使她感覺被騙，早已向她解釋了我不能帶凱蘭回家。

我見她的視線死釘着我的空手，便感覺我的許諾落空，實在是不可寬恕的罪過。

她於是問道：「寶寶在那裏？」

傑姆向她走過去說：「爸爸不是已經給你講了，寶寶還太軟弱不能回家嘛。」

「媽媽許給我了……」

傑姆把手放在她肩上，但她避開了，充分表現着一種難過和失望的態度。

我剛要說話，但她搶先了：「她不能在家裡增長力量嗎？」

我便給她解釋凱蘭需要醫生和護士們的照顧……在家裏我們辦不到。

「可是我會照看她呀！蘇三(Susan)我不是照看的很好嘛！」

蘇三是最愛的洋娃娃，穿着絨衣，有活動的眼睛，真像活人一樣呢。

我母親爲了不忍見瑪莉的悲傷而躲到屋裏去了，現在她也走出來。她向瑪莉說：「現在該讓媽媽坐下啦

，我們來幫助她吧！」

瑪莉也跟着進來，但不想跟我來。母親和我向臥室走去，傑姆留在起居室伴着他女兒。裝飾着鮮花的搖籃正挨着瑪莉的床放着；我一眼看見，頓覺一種可怕的失敗侵入心頭。

從起居室傳來傑姆說服的聲音，真是充溢着慈愛，耐心和同情。

我又返身走入起居室，走近沙發，滑入傑姆和瑪莉中間。傑姆用臂摟着我的肩膀，瑪莉緊緊地靠在我身上。我們覺得比任何時都親熱，共同忍受着小寶寶不在的悲傷，我們任何人都還沒有抱過她呢！